

# 我和“好汉”有个约会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张强

从乌鲁木齐出发，一路跋山涉水，越天山翻达坂，西行3000里，至别迭里山口。别迭里，在维吾尔语里是“代价”的意思——过别迭里，要付出代价。低沉的轰鸣声中，越野车缓行在两山夹缝的搓板路上。放眼望去，一山连一山。两侧雪峰耸立，所谓山顶，不过是一条几十厘米宽的山脊线，犹如鲫鱼的背脊，两边都是峭壁。这条风雪高原路，一千多年前大唐高僧玄奘到西方取经，曾经走过；两千多年前，西汉名将陈汤出兵匈奴，奇袭郅支单于曾经走过。陈汤将军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的豪言，正是从这个山口古道发出而青史留名。古丝路在脚下蜿蜒，雪峰触手可及，雄鹰在头顶盘旋……

在这个历经千年风雪的境界关口，一个边防连依山而建。一路向西，一路颠簸，记者焦急盼望能快一点赶到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别迭里边防连，参加连队一场特殊的“上墙”仪式。这是记者第8次到别迭里边防连采访。同行的王军强干事告诉记者，连队

这面墙背后的故事太多了。1991年，别迭里边防连建成一面“好汉墙”。只有那些作出突出贡献、立功受奖的官兵，经过支部推荐、全体官兵投票表决，得票率在90%以上，才有资格将名字和事迹刻在墙上。这面墙上云集了“全军优秀指挥军官”赵睿、“全军优秀参谋”刘浩、“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”获得者李杰、原兰州军区“学雷锋先进个人”赛登加甫等一大批“好汉”的名字，星光闪耀。这次上墙的第132名“好汉”，是入伍8年的回族小伙子、号称“边防通”的训练尖子黑海波。

参加完黑班长的“上墙”仪式，记者站在“好汉墙”前，久久不愿离去。凝视这面“好汉墙”，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震撼人心的军旅故事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不知这些“好汉”如今过得如何？是否还记得自己曾经的“上墙”誓言？

后。3年没有见过一棵树的李辉，下山后竟然抱住一棵树哭了起来。超期服役1年后，李辉退伍了。他的创业之路异常艰难：先后干过木匠、理发员、服务员，送过外卖，开过餐馆，在广州、沈阳等地打工。后来，李辉创办了一家装饰公司，凭着诚信经营和吃苦耐劳，生意不断。“如果没有在别迭里当兵的经历，我可能真的坚持不下来！”李辉说。

## 记者手记

那些墙上无名的“好汉们”

虽然没有留名“好汉墙”，但别迭里仍然让老兵张凯钦魂牵梦绕：“无数次，我在梦里回到别迭里，回到1998年8月6日那一天！”那天，是别迭里边防连报务员张凯钦的19岁生日。中午休息时，他来到“好汉墙”前，自己用小刀一笔一画地把名字刻上石墙，然后又悄悄划掉了。退伍后，张凯钦进入成都铁路局西昌车务段工作，从普通工作人员成长为车务段设备管理工程师。一次，成都铁路局一套装置出了故障，多名维修技师轮流上阵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。张凯钦带着几名工人，一步一步查，一个线头一个线头找，终于排除故障。汶川地震后，张凯钦冒出一个想法：在西昌市成立无线电民间组织，以便发生自然灾害时能迅速发挥作用。如今，张凯钦牵头组建的无线电爱好者协会已经有60多名会员，建起两个业余无线电台中继台，并定期组织自然灾害模拟应急演练。走进张凯钦宿舍，一张发白的军被叠得整整齐齐，一本本“标兵”证书摆满书柜。这名别迭里老兵，用他的行动证明了自己也是一名“好汉”。古城西安，陕西某矿业公司会议室里，记者见到了董事长王涛。公司员工都知道，董事长办公室里挂着一张他在别迭里边防连当兵时的照片。每当看到这张照片，王涛就回想起在别迭里的时光——

## 那些墙上无名的“好汉们”

当新兵时，他胆子特别小，第一次站岗，被外面“鬼嚎”的风声吓得没敢出哨楼。别迭里是个风口，一年四季狂风肆虐。“鬼嚎”还能忍受，狼嚎就很惨了。别迭里边防连紧靠水源，方圆十里只有此地有水，每到夜晚常有狼群光顾。为了帮王涛克服恐惧，时任副连长曹志科都会陪他一起站岗。一次，饿极了的狼群企图袭击军马。在曹志科的指挥下，王涛果断开枪，用火攻和威慑等手段吓退了狼群。从那以后，王涛胆子变大了。退伍回到地方后，王涛不怕吃苦，从一名保安干起，先后担任保安队长、项目负责人、总经理等职务。如今，他的公司资产已达数亿元。“迷彩服虽然没有军衔，但我依然是个兵。墙上虽然没能留下名，但我一生都会像真正的‘好汉’那样去拼搏奋斗。”王涛告诉记者，“好汉”精神永远是他前行的路标。海拔3160米的别迭里边防连，132名“好汉”的名字在墙上熠熠生辉，这面墙承载的“好汉”精神也在天南地北发扬光大。曹志科、李辉、陈科宇……一颗颗闪耀的“明星”奋战在各自岗位上；王涛、张凯钦、李辉……这些老兵依旧向往着别迭里。岗位不同，人生不同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“别迭里的兵”。家乡不同，职业不同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图腾——“好汉墙”。这面见证雨雪风霜的“好汉墙”，几十年来承载了一代代边防连官兵共同的信仰和荣光。

## 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

王军强摄

因为性格直率、脾气不太好，张树春入伍3年曾换过3次处分。“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吊儿郎当，怎么对得起驻地老百姓的爱戴？”从那以后，张树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训练次次站排头，巡逻执勤处处打头阵，后来因为工作成绩突出，荣立三等功。“上墙”仪式那天，张树春写下了这样的话：“作为一名‘好汉连’的兵，无论何时都要当祖国和人民信得过的坚强柱石。”退伍后，张树春依然保持了“好汉”本色——2013年6月的一天，广东佛山，一辆幼儿园校车侧翻。张树春不顾危险，用拳头打破玻璃，钻进车里，把9名幼儿救了出来……“我是一个兵，一个‘好汉墙’上的兵，应该第一个冲上去。”退伍多年后，张树春用实际行动证明，自己依然是一名响当当的“好汉”。“对别迭里的爱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。”同样留名“好汉墙”的老兵李辉这样说。新兵下连没几天，连队组织官兵爬山训练。李辉嘴唇乌紫、脸发青，呼吸困难。当时，他一心就想下山不干了。和李辉同年入伍的战士郭士旗天天流鼻血。李辉以为郭士旗和自己一样，坚持不下去了。没想到，郭士旗却说：“血嘛，年轻人多得！流一阵子就不流了。男子汉，这点苦要吃得！”看着每天照常参加执勤训练的郭士旗，李辉深受触动。第二年，李辉当上了班长。第一次下山探亲，是入伍3年

## 记者调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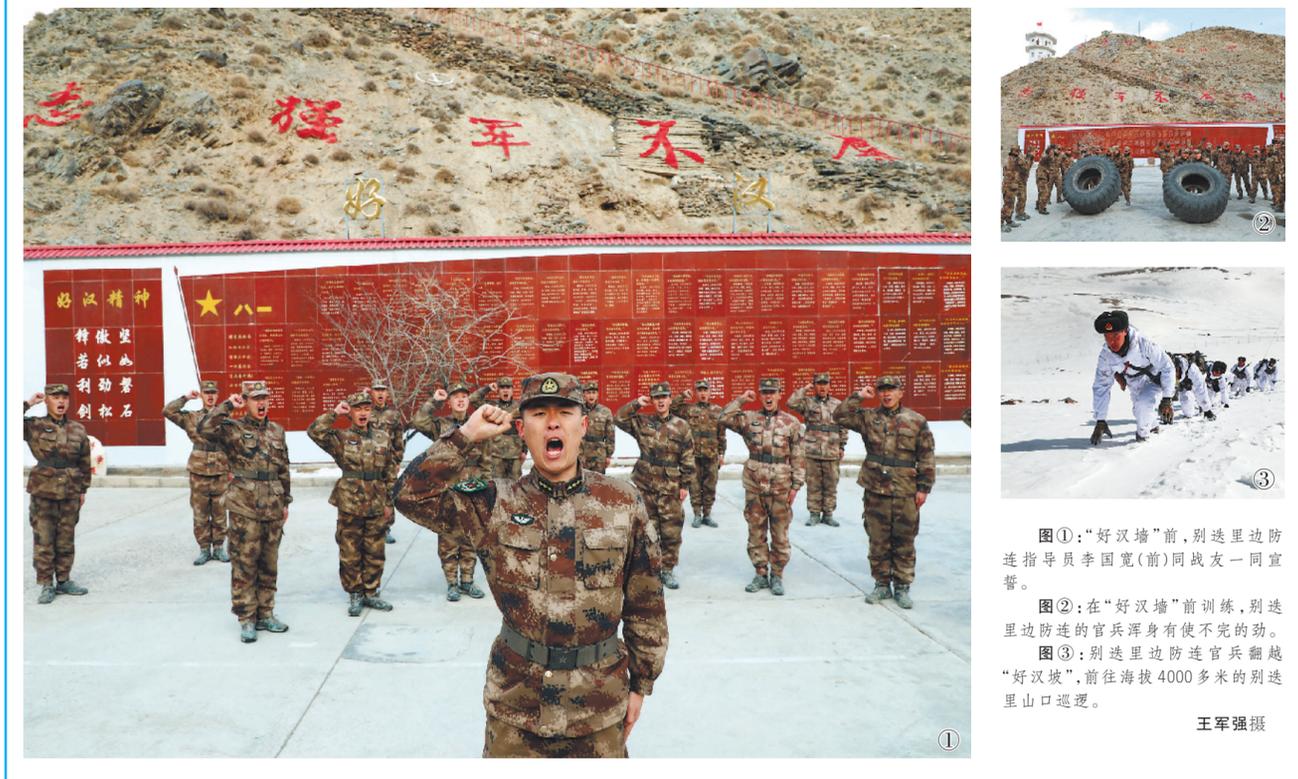
### 一个值得炫耀一辈子的地方

“为我们曾经在别迭里‘九道弯’修路的艰苦日子，干杯！”“为我们曾经奋斗在别迭里的青春，干杯！”“为我们同被评为‘好汉’，干杯！”在新疆伊宁，记者应约与老兵见面。餐桌上，曾在别迭里边防连任排长的向晓东端起茶杯与李辉、罗成杰两名老兵连干4杯。记者既感动又羡慕，不停地给他们的杯子续水。别迭里边防连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，让他们如此心心念念？刚过完41岁生日，罗成杰就骑上摩托车，从新疆伊宁市出发，一路驶向西南。1000余公里的行程，丝毫没有阻挡罗成杰前进的步伐。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再难，也要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别迭里去看一看。近了，近了，红顶黄墙的第五代营房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如此夺目。看着“好汉墙”上那些熟悉的名字，罗成杰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——1996年，上级决定修筑从别迭里边防连到别迭里山口的巡逻路。为支援边防建设，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特务连战士罗成杰前往别迭里参加道路施工。天寒地冻，在没有工程机械保障的情况下，罗成杰、李辉和100多名战友采取人工爆破、肩挑背扛等方式，将巡逻路修到了别迭里山口。在落差高达1000多米的达坂上，9个“之”字形回头弯连接起连队与别迭里山口。这条路，就是官兵们口中的“九道弯”。因为表现出色，李辉留名“好汉墙”。“好汉墙”上，排在第一位的“好汉”，名叫杨海。“在别迭里的工作经历，值得炫耀一辈子！”再回别迭里边防连，看着自己的名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杨海感慨不已。1991年4月，时任边防团后勤处处长杨海，担任修建别迭里边防连第三代营房和挡山石墙的总指挥。海拔高，条件差，不少施工人员干了几天后，竟连工资都不要，偷偷爬上卡车下了山。老营房已经拆除，如果不能在大雪封山前按时完工，官兵就没地方住。深夜，一份请战书被送到在山圈里的临时连部。“人不够，我们上！苦活累活我们干！”誓师大会上，副连长王文江代表全连官兵表态。盛夏，通往山外的唯一道路被洪水冲毁。建房所需物资和给养全部被拦在距离连队数公里外的一个地方。官兵们肩挑背扛，把水泥等物资运到连队。战士们跑遍山野找施工用的小石子，有人甚至做梦都在忙着从沙土里筛石头。整整6个月，杨海和连队官兵一边巡逻执勤，一边与施工人员共同作业，最终完成了修筑任务。石墙完工那天，总指挥杨海提议，将施工中表现突出的一批“连队建设男子汉”评选出来，集体留名石墙以作纪念。那一次，处长杨海、时任连长林峰、指导员冉拥军、副连长王文江等30多名官兵的名字首次刻上石墙。杨海告诉记者，他们上墙之前，连队曾有一面“荣誉墙”，上面刻的是别迭里边防连老一代“好汉”的名字。在新疆阿克苏市，采访组见到了别迭里边防连老一代“好汉”陈天明。提起别迭里，这位63岁的老人眼中燃起火花——1981年5月22日，他参加军区大比武，获得“射击能手”称号，人还没回到团里，就接到了担任别迭里边防连连长的命令。当年冬天，边防连接到了边境勘察的任务。“那年的雪，出奇的大。”陈天明带领小分队没走多远，就被困在山上。他们白天翻雪山、蹚冰河、爬达坂，晚上

## 探寻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别迭里边防连“好汉墙”背后的故事——

# 寻找“好汉”

■王升琪 向天问 本报特约记者 张强



## 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

住羊圈、山洞，饿了吃馕饼充饥，干粮吃完就吃野草，喝雪水，最终圆满完成边境勘察任务。“至今我都记得，回到连队那天晚饭，我吃了56个饺子。”回想起那一幕，陈太明咧嘴笑了。次年，连队被评为“边防执勤工作先进单位”，荣立第一个集体三等功。1983年，陈天明和时任指导员马珊帮商议，在连队进门左侧、临河的防护墙上开辟一面“荣誉墙”，将有突出贡献的20多名官兵“名刻石墙，永垂连史”。记者见到维吾尔族“好汉”赛登加甫时，他正在组织乌什县党政干部培训班学员队列训练。他挺拔的身姿、雷厉风行的作风，展现出一名老兵的良好形象。2006年4月，赛登加甫新兵下连，来到别迭里边防连。从小在山里牧马放羊的他，盼望通过当兵见“世面”，没想到却分到了人迹罕至的边防。时任指导员张宁军把他领到“好汉墙”前，连队历史上一代代“好汉”的故事深深打动了。赛登加甫主动提出担任军马饲养员。白天，他将马赶到10公里外的草场放牧；晚上，他两次起床给马添加草料。一次，为驱赶袭击马群的野狼，他小腿摔成骨折。年底，因饲养军马贡献突出，赛登加甫的名字刻上了“好汉墙”。2010年7月，连队通往前哨排的道路被山洪冲毁，15名官兵被困，给养中断。赛登加甫和两名战友牵着驮给养的军马出发，走过险象环生的50多公里山路，艰难爬向达坂。第二天中午，看到前来迎接的前哨排战友，赛

## 一个催生不竭动力的地方

登加甫眼前一黑瘫倒在地。因不畏生死救战友，他的名字第二次刻上“好汉墙”。别迭里村居住的维吾尔族牧民有1000多人，赛登加甫经常给牧民宣传党的富民政策，传授牲畜防病知识。村里有孤寡老人，他就定期上门照料；有少数民族学生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，他就热心资助助学。2012年，赛登加甫被表彰为“学雷锋先进个人”，荣立三等功，他的名字第三次登上“好汉墙”。建连50多年来，只有赛登加甫三获殊荣。因为亲人患病需要照料，2013年赛登加甫依依不舍脱下军装，后来进入乌什县委党校后勤办公室工作。在部队是好汉，回到地方也是一把好手。乌什县委党校校长王永伦告诉记者，赛登加甫责任心强，车辆维修、水电气维护等工作，他都安排得有条不紊。几年来，他为学校节省开支30多万元。赛登加甫告诉记者：“说心里话，我真舍不得别迭里，还想再次留名‘好汉墙’！”别迭里同样让陈科宇依依难舍。2011年6月，陈科宇到别迭里边防连任指导员。不久，在江苏经营着一家工厂、年收入数百万的妻子史新颖来队探亲。看着荒凉的大山，听着呼啸的大风，妻子郑重地对陈科宇说：“咱转业回家吧！”陈科宇笑笑没说话，第二天把妻子带到“好汉墙”前。看着墙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和事迹，史新颖一阵激动，轻轻地说：“家中有我，你放心！”陈科宇一心扑在工作上，两次被新疆军区表彰为“百名优秀基层主官”，荣立二等功1次。在他的带领下，连队连续3年被新疆军区评为“基层建设标兵连队”，荣立集体一等功1次、二等功1次。2015年6月，陈科宇提升为团组织干部股股长。年底，妻子再次动员他转业：“你已经留名‘好汉墙’了，这次该跟

## 一个催生不竭动力的地方

我回家了吧？”陈科宇告诉妻子：“现在部队还需要我，我怎能临阵脱逃？”如今，陈科宇升任某边防营教导员已经两年。他带领官兵圆满完成边防执勤和军事训练任务，多次受到上级表扬。“老指导员聂军是我追赶的目标！”陈科宇特别佩服“好汉墙”上的老指导员聂军。记者见到聂军时，他已经几天没回家。51岁的聂军，有14年的从军经历和18年的从警生涯。“最难忘的还是在别迭里担任指导员的两年多时间。”他说。“别迭里是一种浸染进我骨子里的颜色，别迭里造就了我把本职工作当事业干的优秀品质。”这是聂军当年在好汉墙上的留言。1997年10月的一次巡逻中，聂军得了雪盲症。那段时间，他每天坚持处理连队工作，大大小小的任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安徽籍战士吴进，从小家庭条件优越。刚到连队，吴进不适应了别迭里的艰苦，坚决要求离开连队。那段时间，聂军天天把他带在身边，同吃住同训练同劳动。吴进从指导员身上看到了别迭里“好汉”的模样。后来，吴进留了下来，越干越出色，还被评为了“优秀士兵”。“如果所有边防连队干部，都能有这种水平，所有连队都能建设成‘别迭里’，那我们就能放心了！”一名来连队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握着聂军的双手说。2001年，聂军转业到地方警务系统，先后担任侦查员、中队长、指导员、教导员，参与多起大案要案的侦破工作，多次被上级评为“破案能手”“先进个人”。“是别迭里给了我力量，是‘好汉’精神支撑我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。”聂军说。